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微山湖小说专号

## 刀影

种衍洋

钩。七七事变后，他便以这最不起眼的磨刀匠身份，在日伪盘踞的淮海区织就一张无形的情报网。

这日，他刚走到南庄渡口，几声尖利的枪响撕裂了湖面的宁静。几个歪戴帽子的伪军，推搡着一个满脸血污、步履蹒跚的人走来。赵金才瞳孔一缩，认出那是刚接头的交通员老王。他几乎是本能地，迅速将藏在怀里的情报卷成细条，塞进随身磨石那早已挖空的夹层里。“磨剪子咯！磨得又快又亮！”他陡然提高嗓门，带着一种刻意的殷勤，试图引起老王哪怕一丝的注意。

“喂，磨刀的！过来！”伪军头目斜睨着他，手中的长枪枪管有意无意地指向他，另一只手却用剃刀尖挑起他长凳上挂着的家什，目光像钩子一样刮过他粗糙的手和洗得发白的衣衫，“看看老子这刀口，磨利索点！”

赵金才心头一紧，脸上堆起谦卑的笑。刚要蹲下，突然，身后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天杀的，你家的瘟鸡啄光了我刚育的秧苗。”那个说：“放屁！明明是你家篱笆不牢。”几个村民脸红脖子粗地围过来，推推搡搡，有意无意地将几个伪军裹挟在乱哄哄的人堆里。

赵金才趁乱一闪身，想钻进旁边的窄巷，却猛地撞上一个冰冷的枪口。另一个伪军不知何时堵住了巷子，眼神阴鸷：“磨剪子的？鬼鬼祟祟，跟老子去炮楼回话。”粗鲁的推搡让他一个趔趄，被押着往村外的据点方向走。

经过一户低矮的土坯房，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突然打开。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大娘拄着枣木拐杖，颤巍巍地挪出来，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他叔，可算盼着你来了。我家那剪刀钝得连块粗布都较不动了，快给拾掇拾掇，等着裁衣裳呢。”她枯瘦的手像铁钳般死死抓住了赵金才的长凳。

“滚开！老不死的！”押解的伪军厉声呵斥，伸手去掰老人的手。

“磨完！就磨完这一把！”老大娘身子摇晃着，却寸步不让，浑浊的眼睛里映出近乎执拗的光，“就一会儿工夫，误不了军爷的事。”争执间，赵金才眼角余光瞥见虚掩的门缝里，几张惊恐的小脸正紧紧贴着门框，无声地望着外面。



乌老六也把人家老胡家祸害到这种地步了，从哪都说不过去了，再加上晁三如此神武，乌老六手下众人也就懈了，七零八落散在码头周边，慢慢就散了。

湖风如同一只黑猫，悄无声息，溜过三人身旁。胡大嫂半跪在胡大元身旁，胡大元脸上的血泥干裂，如同龟甲一般。胡大嫂一块一块揭下血泥，胡大元的面目慢慢显现出来，脸色白里透着红，鼻子歪在一侧，嘴角隐约有丝丝笑意。晁三说道：“人是挪不了地方，就地葬了吧，就葬这吧！”

胡大嫂撕下一条白布，系住一根木棍，插到坟头上，算是个幡。天已黑透，一弯新月亘古不变升到空中，湖风渐渐大了起来，棍上的白布条竟被风吹得舞动起来，在新月的映照下，白布条映出一缕清辉。

胡大元五七已过，村里教书的甄先生、李大歪、胡大嫂母子，索性从村里搬到湖西大堤，晁三又搭了两所茅屋。胡大嫂和晁三母亲住一所，晁三带胡大嫂两个孩子住一所，其他三人住一所。甄先生教仁弘、仁义读书，晁三打渔，教两个孩子习拳。李大歪种地，拾掇些零活。胡大嫂做饭，照顾晁三母亲。大伙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慢慢有了家的感觉。这乱世，难得有份宁静。但胡大元之事，犹如一根深埋肉中的刺，时时搅动，有钻心之痛。

秋风一天凉似一天，鬼子的调动日益频繁，湖上挂着太阳旗的汽艇呼呼不停，乌老六被鬼子催促着头托着个腿，团团转，在村里抓丁替鬼子运武器弹药。村里的男人大多跑了，剩下个老弱妇孺也被乌老六端着枪逼到码头上，装船卸船。秋风渐渐带哨了，湖边的芦苇叶子干枯灰白，本是编席的好时节，此时只能荒废了，任凭芦苇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忙碌一天的他们沉沉睡下，漫长的黑夜如同蘸满墨汁的宣纸，浓得能滴下夜色。半夜，仁义被尿憋醒，双眼惺忪，一步迈出茅屋，被一把拉住，捂住了嘴，是甄先生，两人蹲在一旁。院子里，六个黑衣人将晁三围成一圈，一团混战，晁三左突右闪，将六人一一击开。见一时奈何不了晁三，六人齐刷刷亮出兵器，似剑非剑的东西，说剑吧，其身下宽向上渐窄，刀前端被齐切为三角形，宜刺，宜劈。“唐刀！”甄先生惊呼一声，晁三虚晃后撤，抄起立在门旁的扁担，一拧，扁担中开，露出一根木棍，拽开，利刃立现眼前，手指弹击，嚯嚯作响。晁三大喝一声，杀将前去，抹、挑、削、刺、劈，将六人杀得节节败退。

片刻之间，已有五人被刺倒在地。只剩一人与晁三缠斗，你刺，我挑；你劈，我削。两人争斗之间似有几分默契。晁三一时兴起，抡圆胳膊狠狠劈下，那黑衣人唯有横刀上格，孰料，两刀相触瞬间，晁三变劈为抹，顺着刀刃，直奔黑衣人咽喉而去。眼见黑衣人就要血溅当场，却一个铁板桥，直挺摔在地上，一个懒驴打滚，竟

就在伪军气急败坏要动粗的刹那，村口方向骤然响起更密集的枪声，还夹杂着爆炸的闷响。伪军脸色大变，顾不上老大娘和赵金才，慌忙朝枪响处奔去。

老大娘立刻收起老态，一把将赵金才拽进屋里，反手闩上门。她动作麻利地移开墙角一堆柴火，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入口。“快！同志，下去！”她急促低语，眼神里是经历过风霜的镇定，“别怕，庄上都是自己人，心齐着哩。”地窖里弥漫着泥土和干草的气息，黑暗包裹上来，赵金才的心却感到一丝奇异的暖流。

三天后，消息像冰冷的刀子扎进心窝：老王牺牲了，在据点里没能熬过酷刑。赵金才独自坐在湖边，攥紧的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喉头滚动着难以吞咽的苦涩。他想起老王憨厚的笑容，想起他最后望向自己那充满托付的眼神。一种巨大的悲怆和更沉重的责任，压得他喘不过气。这血债，必须用行动来偿还！当晚，一道更紧急的命令传来：速将一份湖西根据地反“扫荡”部署的重要情报送出。

夜色如墨，赵金才扛起磨刀长凳，融入沉沉夜幕。行至夏镇关卡，一束刺眼的手电光猛地打在他脸上，随着生硬的中国话呵斥：“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一名挎着指挥刀的日军少佐走过来，冰冷的刺刀“唰”地挑起他的长凳，磨刀石、戥刀家什“哗啦”散落一地。

赵金才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那份要命的情报，就嵌在那块滚落的磨石夹层里！“太君，小的是个手艺人，磨剪刀、磨菜刀。”他极力稳住声线，脸上挤出讨好的笑，一只手却已悄然探向腰间那柄磨得锃亮的匕首。冰凉的刀柄触到指尖，死亡的阴影仿佛已经笼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由远及近：“我苦命的儿啊——”只见一群村民抬着一口薄皮棺材，披麻戴孝，哭天抢地涌向关卡，不顾一切地要冲过去。

“八嘎！滚开！统统地滚开！”日军少佐暴怒地挥着军刀，枪口对准了人群。抬棺的村民却像没听见，哭喊着，推挤着，场面顿时一片混乱。赵金才抓住这机会，猛地弯腰，装作捡工具，手像长了眼似的摸到那块磨石，用尽全身力气，将它狠狠塞进棺材地板底的缝里。

“你的！干什么！”少佐瞥见了他的动作，黑



然逃脱了晁三这一必杀之招。黑衣人单手支地，鱼跃而起，纳头便拜：“曹大爷，小的眼见您的人头挂在城门楼上，不敢想，您还活着！”晁三又是唐刀平放胸前，摆了一个守势，“我是曹三，敢问你是哪个道上的神仙？”

那黑衣人刀入鞘，取下头套，纳头便拜：“三爷，我是栓子，跟大爷的张栓子！”甄先生点上火把，晁三才看清眼前的黑衣人，依稀有几分当年栓子的眉目。见晁三狐疑，黑衣人接着说道：“当年大爷收留过一个日本小孩，那日本小孩第一天到咱家，你还给他摔了一跤，没摔过人家。我在后面踹了他两脚，结果咱们都被大爷罚跪！”晁三听他说对往事，自然是了。

油灯下，晁三、甄先生、栓子众人围坐桌旁，细细叙旧。此时，大家才辨清晁三的来龙去脉。晁三真名曹云山，原是山东巨野大户人家。二哥幼年时出天花伤了，大哥曹云禄，又名曹哑巴，组建过大会，参加过义和团。因当地无赖打着天主教的旗号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曹哑巴带领众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烧了教堂，杀了德国神父，后曹哑巴被斩首示众抄家，惟有曹云山背着老娘，带着那把唐刀，逃了出来。

栓子自说自话：“咱家败了，我乘乱逃出来，先是跟戏班子流浪，戏班子被湖里大土匪杨二狗子相中，我跟大爷学了些拳脚，成了杨二狗的保镖，打家劫舍。后因为抢了日本人的一批军火，杨二狗子被日本人乱枪打死，我带着几个兄弟逃了出来！”栓子喘了口气，“乌老六出一百个大洋买三爷您的命！”众人唏嘘不已，感叹国力之衰微，百姓之涂炭！

东方现出鱼肚白，大湖之上弥漫着层层水汽，枯草，白霜，众人踩上去簌簌作响，有了冬天的韵味。栓子留下一只王八盒子，笑着说道：“三爷，这玩意比咱刀好使！”拱拱手，便去了。三爷顺手把这只枪转给了李大歪，李大歪干过皇协军，会用枪。

其后，晁三督促两个孩子练拳，舞刀，李大歪教使枪。李大嫂和甄先生也凑了过来，两人居然学会用枪，用得像模像样。其间，栓子来过一次，带来一长一短两杆枪，也捎来一桩消息，当年的那个日本小孩名叫东寺昭六，现是日军濰谷支队一队长，最近来湖区执行任务，他知道了唐刀的消息，说是要来拜会。胡大嫂原来逃走的哥哥胡铁锤也有了下落，说是加入了共产党湖上游击支队。

东寺昭六还是来了，朝晁三深鞠一躬，说道：“若不是当年曹大爷，我早已死在义和团的刀下，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晁三面无表情坐在桌旁。“大爷当年的唐刀令人印象深刻，不知能否一观其风采！”晁三还是没回话，“你们中国人有言，凡是宝物，有德人居之，三爷您不如把唐刀赠与卑下，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份力量！”东

洞洞的枪口瞬间调转，直指赵金才的眉心。冰冷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赵金才甚至能看清对方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在收紧。

就在这最后的当口，一名气喘吁吁的伪军哨兵从镇子里狂奔而来，用变了调的声音嘶喊：“太君！不好了！夏阳村粮库……粮库起火了！有人……有人看见八路军啦！”

“纳尼?！”日军少佐的注意力被这突如其来的“军情”完全吸引，猛地扭头。赵金才如同离弦之箭，借着混乱人群的掩护，身影一闪，便没入了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中。夜风掠过苇叶的沙沙声，掩住了他剧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喘息。他摸了摸空空的腰间——那把防身的匕首，已在混乱中丢了，这是今夜脱险唯一的代价。

1962年的秋风已带着凉意，卷起场院上的谷壳。南庄大队部里，老支书胡玉启颤抖着双手，拆开一封来自南方的信。信封上的字迹端正有力，落款是“赵金才”。展开信纸，里面滑落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背面，是几行用蓝墨水写的诗句：“南庄，南庄，久别爹娘。水泊夜深，刀影情长。”

儿不忘您，舍身救亡。乡亲骨血，永刻胸膛。”落款处，是五个朴拙却深情的字：“赵金才敬上。”

胡玉启布满皱纹的眼眶湿润了，他摩挲着照片上年轻坚毅的面庞，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他仿佛又看到那个飘雪的冬夜，老王牺牲后风声鹤唳，赵金才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日军盯上，是南庄七户人家连夜凑出那口薄棺，几个青壮冒死抬棺闯关，才将他送出死地。

那晚，村口那棵老柳树下，赵金才紧握着他的手，声音哽咽却字字铿锵：“老哥，等胜利了，我爬也要爬回南庄，给大娘磕头，给乡亲们敬酒！”可如今，胜利的锣鼓早已响彻云霄十几年了，那个外号叫“憨子”的磨刀匠，却像投入湖中的石子，再无回音。胡玉启知道，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多少这样的同志，默默隐入了历史的烟尘，或永远长眠在不知名的山岗。

“老支书，这诗……”已是民兵连长的胡广斗凑过来，声音也低沉下去，“字字都是滚烫的心啊。那年月，要不是您娘……还有庄上大伙儿豁出命来护着，金才兄弟他……”他没再说下去，只是用力拍了拍胡玉启的肩膀。老人记



寺昭六开始咄咄逼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猪猡在世上只配被人杀吃，弱者只配给强者统治，支那如此堕落，那些没有血性的人，不配用刀！”深鞠一躬：“大爷对我有恩，五日后，我来取刀，有劳！”扬长而去。

冬天短，很快就上灯了，一点黄晕的光将众人的影子投射在茅屋里的各个角落，映出奇形怪状的样子。听得门吱呀一声，胡铁锤从黑影里钻了出来，弹掉身上的草屑说道：“附近有狗巡逻，害得我钻草过来的。”

仁弘是个快嘴，把下午的事第一时间告诉了隐蔽在芦苇荡中的胡铁锤。他晚上就着急着过来了，和晁三二人到了另外一间茅屋，低语许久，方才出来。

晁三找来甄先生，要甄先生写份战书。甄先生沉思片刻，一挥而就：

倭寇恃我国仁厚，一意苟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人性丧失殆尽。今东寺昭六借观刀之名，行豪夺之实。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挾伐。定于冬月十三日，在我大湖之上，一决雌雄，以武定唐刀归属！

山东巨野曹云山  
 民国三十三年冬月

李大歪送到县城日本军部，东寺昭六接了战书，呵呵冷笑几声，嬉笑道：“只会玩弄文字的

得清楚，当年母亲冒险藏人后，日伪军曾挨家挨户搜查，村西头两户人家因被怀疑，房子被点了，人也被打得半死。南庄的土里，真的埋着命。

……

时光闪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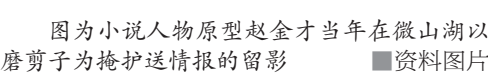
胡成文轻合上照片，目光久久停留在祖父胡玉启的遗像上。遗像里的祖父，眼神深邃，仿佛仍在凝望着这片土地。“爷爷，”他低声说，像在做一个郑重的承诺，“您和南庄乡亲们的事，金才爷爷他们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讲给孩子们听。”

窗外，微山湖的水面波光粼粼，在夕阳下铺开万点碎金，无声地流淌着过往的峥嵘与今日的安宁。恍惚间，那穿透时光的吆喝声——“磨剪子——戥菜刀”似乎又在湖畔响起，与远处新农村传来的孩童嬉笑声，收割机的轰鸣声，交织成一首奇异的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交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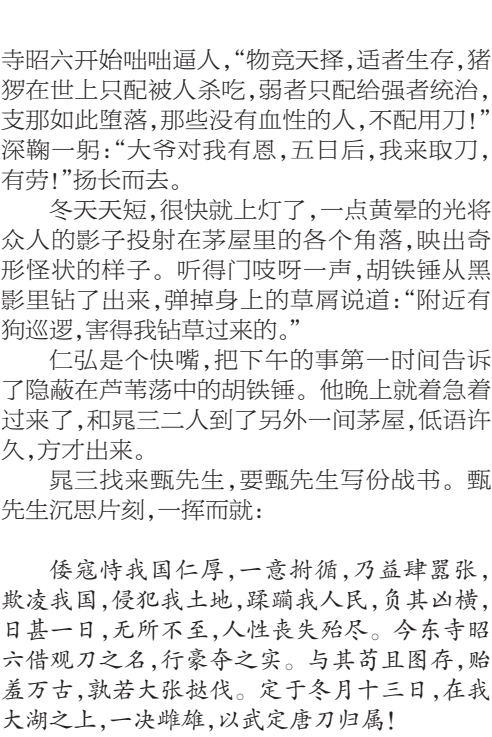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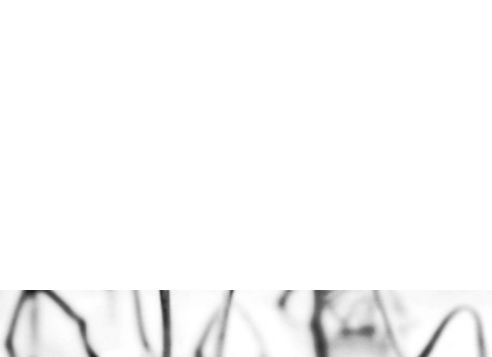
胡成国拿出手机，小心地将照片背面的诗句拍了下来。“哥，”他望着窗外浩渺的湖水，轻声问，“你说，金才爷爷……他后来到底去了哪里？真的……还活着吗？”

胡成文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掠过湖畔金黄的稻田，掠过新修的水泥路，掠过家家户户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最后落回弟弟手中的屏幕上，那定格的诗句在夕阳余晖里泛着微光。“他也许在南方某个地方默默老去，也许……早就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声音很轻，却很沉，“但他的名字，他的‘憨’，他扛着长凳走过的那条路，早就化进了这南庄的风里，融进了这微山湖的水里。你看这庄里庄外，”他顿了顿，“哪一处，没有他们的影子？”

夕阳将最后的余晖涂抹在照片上，赵金才年轻的面容在光影中显得格外生动，嘴角仿佛噙着一丝穿越时空的、欣慰的笑意。微山湖的风掠过无边的芦苇荡，飒飒作响，带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却将一种名为“不屈”与“守望”的星火，深深埋进了这片土地的血脉深处，静待春风。



图为小说人物原型赵金才当年在微山湖以磨剪子为掩护送情报的留影
 ■资料图片



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腊月十三日，乌云低沉，天仿佛被冻住一般。晁三一身素衣，手紧握唐刀。东寺昭六身穿和服，手持倭刀，两人上了一只木船。乌老六正要阻止之时，被东寺昭六低声喝住。木船逆风而行，渐行渐远，奔向芦苇荡草甸而去。

风愈来愈大，不觉纷纷扬扬飘下雪来，风夹着雪打在脸上如同刀割一般，有耐不住寒冷的，蹲坐在地。雪花须臾之间变成雪粒子，打在脸上更痛了，人们纷纷咒骂着鬼天气，不停地跺脚取暖。不知过了几个时辰，还是没有木船的半分踪影。乌老六刚想跳到另一只木船上前去打探，被一日兵晃了一枪托，疼得呲牙咧嘴，于是作罢。

仁弘全身被雪裹住，像是一只白色狐狸，悄无声息溜进人群，不知在胡大锤耳边说了什么话。胡大锤向甄先生等人使了个眼色，甄先生向外跑去。乌老六眼尖，高声叫喊，众人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胡大锤当当两枪把挨近的鬼子放倒，众人听到枪响，轰的一声炸了营，一团乱战。甄先生终究没有逃脱，被打死在大堤上……

冬月十三日，游击支队突破封锁，有一只木船过湖。

有见过那只木船的，说是船上洒满了鲜血，那么厚的大雪都没盖住，洒出的鲜血，斑斑点点，如同盛开的朵朵梅花。

■苗青 摄影